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五十四

明 湛若水 撰

正百官下

唐高祖武德七年三月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為十四衛東宮置三師三少詹事及兩坊三寺十率府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

邑司並為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為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為文散官驃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三十一階為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為勲官

臣若水通曰所謂正百官者非特具其位也正其人也唐之設官内外文武名位無備矣而治不古若者豈其名職之咎邪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非其人而官之猶無官也不慎於擇人而詳於設官未見其能

治者也故漢有良吏之稱唐則無之唐有藩鎮之禍漢則無之官其可以徒設耶今天下之官大率取法周官可謂具備矣求其人以充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如周之取人者惟君相在焉

唐太宗貞觀五年初帝令羣臣議封建魏徵李百藥以為封建不便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十一月詔皇家宗室及勲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為

條例等級以聞至十一年六月詔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長孫無忌等十四人刺史皆令世襲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其明年詔停襲封刺史

臣若水通曰在易之比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夫天之立君以主之而已非欲其有之也主之而同其利天下之公也有之而專其利一人之私也堯舜以來封建尚矣至秦乃不然豈秦法可行而堯舜之道不可行乎有天下者自私焉爾矣若太宗

者英明出類而有志乎封建之事卒不果行何哉傳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然則太宗蓋未有誠敬以為之本爾故魏徵李百藥迎其意長孫無忌諸人避其嫌可以見之矣我國家創制立法上倣成周下參時宜分封同姓親疎有差省郡雜處師古之論於今行之矣

唐太宗貞觀八年十二月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言外官卑品猶未得祿饑寒切身難保清白今倉廩寖實宜量

加優給然後可責以不貪嚴設科禁

臣若水通曰士之入官則不可並耕而食矣是故禄以代其耕也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古之制也唐有官而無禄豈設官之道邪忠信重禄所以勸士上之勸之者未至而欲士之不貪豈可得乎故禄以養其廉恥之心也廉恥興而百官正百官正而天下之治無難矣

唐睿宗景雲二年分天下置汴齊兖魏冀并蒲鄜涇秦

益緜遂荆岐通梁襄揚安閩越洪潭二十四都督各糺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惟洛及近畿州不隷都督府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盧俌等上言都督專殺生之柄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爲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時廵察姦宄自禁其後竟罷都督但置十道按察使而已

臣若水通曰百僚糾察則善有勸惡有懲而百官正矣都督擅權自恣豈無作好作惡偏黨之私者哉或

用非其人則百官由是而反側矣向非李盧之言改置十道按察使則唐之禍亂豈小哉後之正百官者其尚慎之

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二月甲寅宴新除縣令於朝堂上作令長新戒一篇賜天下縣令

臣若水通曰太宗嘗謂縣令尤為親民擇之惟慎玄宗猶精是選一時縣令必非庸材矣故宴新除縣令於朝堂復作令長新戒以賜之其崇重如此可謂克

繩祖武矣孰不洗心竭力以副德意哉

唐代宗大歷元年刑部尚書顔真卿上疏曰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為讒何不察其言之虚實若所言果虚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為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為辭以塞諫諍之路臣竊為陛下惜之

臣若水通曰御史朝廷之耳目而使論事先白宰相是借其耳目於人矣耳目之官得其正乎如是而望

其視遠惟明聽德惟聰以通天下之壅蔽亦難矣此顔真卿所以盡忠於代宗而召元載之謗為人君者豈可自掩其耳目以成孤立之勢哉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閏十二月壬辰詔以宦者為館驛使左補闕裴璘諫曰内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絶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戒於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上不聽

臣若水通曰正百官之分在乎謹内外之防而已成

周之制王與公卿大夫士聽外政后與妃嬪夫人聽内政宦者内政之屬也自秦而後古制漸失至於知驛之官唐初猶以御史二人為之舊制也至是乃以宦官代焉是又時事之一變矣防微杜漸之戒可尚也哉裴璘諫之而憲宗不聽惜夫

唐文宗太和五年五月辛丑上以太廟兩室破漏踰年不葺罰將作監度支判官宗正卿俸亟命中使帥工徒輟禁中營繕之材以葺之左補闕韋溫諫以為國家置

百官各有所司苟為隳曠宜黜其人更擇能者代之今曠官者止於罰俸而憂軫所切即委內臣是以宗廟為陛下所私而百官皆為虛設也上善其言即追止中使命有司葺之

臣若水通曰文宗罪宗正之曠官止於罰俸以有司之職分代於宦官名實謬戾百官不正矣史言其優游不斷之弊為害豈小也哉

賈誼新書曰古者聖王制為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

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等級分明
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臣若水通曰加者居其上之謂公卿大夫士輔内治
以施外公侯伯子男布外治以承内内外之間官師
小吏承德意以致之民内外大小相承而體統不紊
則百官正矣此天子之所以為至尊也歟

班固白虎通曰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天雖至神
必因日月之光地雖至靈必有山川之化聖人雖有萬

人之德必須俊賢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順天成其道

臣若水通曰百官之職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者也故王者立三公九卿各有所統公統卿卿統大夫大夫統元士皆以為德為民也是故百官得其正則上下理百官不得其正則上下亂可不重哉

宋仁宗慶歷三年冬十月以張昷之王素等為都轉運按察使先是知諫院歐陽修言天下官吏旣多朝廷無

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三丞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硃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昷之等首被茲選昷之河北王素淮南沈邈京東施昌言河東李絢京西

臣若水通曰守令之職最為親民故民之休戚繫於

守令守令之賢否繫於按察使按察使得其人以自擇其守守得其人以自擇其令則百官正而膏澤及於民矣歐陽修等請立按察使并其選之之法可謂善矣雖然選按察使者責在冢宰選冢宰者責在君心君心不正則任冢宰非其人冢宰非其人則按察使不得其人按察使不得其人則守不得其人守不得其人則令不得其人而萬民受其殃矣人君之於官人可不慎其始哉

宋徽宗崇寧二年九月始定選人階官吏部侍郎鄧洵武言神宗稽古建官旣正省臺寺監之職而以寄祿階易空名矣今選人七階自兩使判官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為河東幹當公事者有河中府司録參軍而監楚州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充濮州教授者殽亂分錯莫甚於此宜造為新名因而制祿詔悉更之乃改留守節察判官為承直郎書記支使防團判官為儒林郎留守節察推官軍監判官為文林郎防團推官

為從事郎令録為通仕郎知令録為登仕郎判官簿尉為將仕郎後改通仕為從政登仕為修職將仕為廸功

臣若水通曰孔子稱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夫正其名將以責其實也如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為河東幹當公事者名實乖戾何以責成鄧洵武之言其亦足以正一時之厖官矣人君有志於治者其毋以因循苟且為安當以維新復古為重哉

宋孝宗淳熈二年帝謂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

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致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為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縁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為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為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為清高駸駸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諸紳

臣若水通曰朋論一啓則是非異同善惡反易百官

不可得而正矣孝宗以朋黨之病在於主聽不明其得正百官之要乎然不知主聽不明之病又安在哉蓋治病者貴拔其根根不拔而徒治其標未見其能去病也主聽不明之病在正心之學未純孝宗能知此則是非昭明而百官正矣奈何此學不講邪人得以指正人為邪偽學之名起而真儒去矣豈非病根之未除乎

元仁宗皇慶元年春正月制進翰林國史院秩帝諭省

臣曰翰林集賢儒臣須朕自選用毋輒擬奏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蓋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於是陞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尋勅博選中外才學之士居之

臣若水通曰仁宗以國史院繫萬世公論重於御史臺故隆秩而慎選之是矣誠使得德行道藝之士而居之則以其公是公非是非乎天下而天下以勸以懲能使天下勸且懲則世道有賴焉矣其任豈不重

也乎若夫徒取文藝小技之流以當之亦豈足以為重哉

宋儒程顥曰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臣若水通曰正庶官者在感之以誠而畏之以威也故監司之於州縣兩忘其伺察掩蔽之私感之以誠

則上下相孚畏之以威則貪頑激勵賢者孚心中人

勵行則百官正矣

程頤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

轉運司狀其不曾簽國子監自繫臺省臺省繫朝廷官

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為從

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

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自然住不得

夫禮樂豈玉帛之交錯鐘鼓之鏗鏘哉

臣若水通曰禮莫大於分外分以言禮非禮也外禮以言分非分也夫以上下倒行而逆施之百官且不正矣況望其禮樂之興哉是故正百官以圖治者自正名分焉始矣程頤之言真為治者之龜鑑哉

國朝乙巳六月以儒士勝毅楊訓文為起居注皇祖諭毅曰吾見元末大臣門下之士多不以正自處惟務諂諛以圖合見其人所為非是不相與救正及其敗也卒陷罪戾爾從徐相國幕下久而無過故授爾是職且盡心

所事勿為苟容苟事有差謬皆是為己之累辟之良玉一有微疵即為棄物不能成器矣諭訓文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録而已矣要在輸忠納誨致主於無過之地而後為盡職也吾平日於百官所言一二日外猶尋繹不已令爾在吾左右可不盡言且爾素稱謹厚當始終一致苟易其所守則患必生矣辟如馳馬能戒於險阻則不墜肆意於平曠則顛蹶吾每以此自警故以語爾等

臣若水通曰人臣以正自處則能以正事人是能正厥官矣皇祖之諭勝毅者其此之謂乎人臣以謹自守則能以謹輸忠是能盡其職矣皇祖之諭楊訓文其此之謂乎雖然人臣固當正已以事君而人君尤當正已以率臣君心一正則羣臣莫敢不一於正矣皇祖之所以正已以正百官者惟聖明念之哉

洪武十三年正月已亥胡惟庸等既伏誅上諭文武百官曰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三年矣中間圖任大臣期於

輔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總天下之兵政御史臺以振朝廷之紀綱豈意姦臣竊持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姦欺之弊嘉言結於衆舌朋逞於羣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譬隄防之將決烈火之將然有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姦皆就殄戮朕今革去中書省陞六部倣古六官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此則權不專於一司事不留於壅蔽卿等以為何如監察御史許士廉等對曰

歴朝制度皆取時宜況創制立法天子之事聖裁實為典要但慮陛下日應萬幾勞神太過愚臣以為宜設三公府以勲舊大臣為太師太傅太保總率百僚庶務其大政發兵銓選制禮作樂之類則奏請裁决其餘常行事則脩制奉行庶幾臣下絶姦權之患主上無煩劇之勞上然之

臣若水通曰明王之治天下在於端大本正大體攬大權而已也我皇祖鑒姦臣之弊收下移之權乃革

中書省陞六部以分理機務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
軍衛雖有內閣以閱總百官庶務而裁决實由於上
此大本所以立大體所以正也其法制至精至備此
所以為億萬年之規而享久安長治之福也歟
洪武三十年正月己卯陞翰林院脩撰張信為侍讀編
脩戴彝為侍講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
旣列近侍且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
知無不言昔唐陸贄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

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勿負朕擢用之意

臣若水通曰孟子謂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況翰林近臣他日將膺台鼎燮調之任君德之得失治道之興廢繫焉誠不可非其人也苟得賢德之士以充其任則能正身輔德以致主於王道凡國家政治之是非生民之利病皆舉之矣若唐陸贄諸人居翰林之任雖其正言讜論不能無補

於當時然君則未志於仁亦豈能盡其職哉皇祖訓

迪侍讀侍講之官如此其董正庶官之道至矣

洪武禮制一凡文武官常朝視事以烏紗帽團領衫束

帶爲公服一品玉帶二品花犀帶三品金鈒花帶四品

素金帶五品銀鈒花帶六品七品素銀帶八品九品烏

角帶

臣若水通曰古者服飾車旗之辨尊卑貴賤之所由

分也我聖祖創制立法必致謹乎此其所以辨尊卑

之分而正百官之等者皆在是矣

諸司職掌凡文武百官出入朝門各照品級第加遜敬如一品以下官遇公侯駙馬加敬禮立則旁立行則後從三品四品官遇一品官加遜禮行立俱後從五品以下官做此俱不許攙越失儀如有宣召不在此限

臣若水通曰朝廷莫如爵序爵所以辨貴賤也聖祖制朝儀凡百官出入朝門各照品級相遜所謂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濟濟相讓而國無不治矣其有

道之氣象豈不宛然可見乎

諸司職掌監察御史職專糾劾凡文武大臣果係姦邪小人搆黨為非擅作威福紊亂朝政致令聖澤不宣災異迭見但有見聞不避權貴具奏彈劾

諸司職掌凡百官有司才不勝任猥瑣闒茸善政無聞肆貪壞法者隨即糾劾其外有司擾害良善貪贓壞法致令田野荒蕪民人受害體訪得實具奏提問

憲綱風憲任綱紀之重為耳目之司內外大小衙門官

員但有不公不法等事在内從監察御史在外從按察司糾舉須明著年月指陳實跡明白具奏若係機密重事實封御前開拆不許虛文泛言若挾私搜求細事及糾言不實者抵罪

臣若水通曰風憲之司所以肅百僚貞百度其任重矣然欲正其官者當正其本是故大臣百官之本朝廷四方之本正之在風憲而已風憲之人必公恕存心然後可也蓋公則明而不枉恕則慎而不濫正直

忠厚兼備矣聖祖謨訓其風憲之矩範歟

憲綱都察院按察司堂上官及首領官各道監察御史吏典但有不公不法及曠職廢事貪淫暴横者許互相糾舉毋得徇私容蔽亦不許挾私妄奏

臣若水通曰風憲之職得其正則百官皆得其正矣所謂正者公而無私也苟為不公過則為作威以削不及則容隱不振不惟無以正人亦且不能正已矣書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此之謂也聖祖之制勉之以

秉公戒之以徇私可謂至中至正也是宜治官董正而爽世永昌也乎

憲綱凡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分巡去處但知有司等官守法奉公廉能昭著者隨即舉聞若姦貪廢事蠹政害民者即便拏問應請旨者具實奏聞若知善不舉見惡不拏杖一百煙瘴地面安置有贓者從重論

臣若水通曰風憲之職在於舉善去惡而已矣惡不去不足以為懲善不舉不足以為勸故去一惡而千

萬人懼舉一善而千萬人慕故懲惡勸善之典行而百官正矣雖然昔姚崇請擇十使朱熹曰本源之地在朝廷二者惟明主圖之

禮儀定式凡房舍服色傘蓋器皿床榻鞍轡弓矢各照品級遵用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並不許雕刻龍鳳紋並玄黃紫色金飾硃漆

臣若水通曰百官之正在名器而已故降殺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左

氏傳曰辨等威異物采皆納民於軌物語謂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觀於聖制則與孔子正名謹器之意脗合矣晉文之請隧于奚之請繁纓奚有哉

格物通卷五十四

格物通卷五十五

明 湛若水 撰

正萬民上

易履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臣若水通曰此履卦大象之詞也乾為天兌為澤履卦上乾而下兌故天在上澤居下上下尊卑理之正也所謂履也人之所履莫大乎禮故為履君子觀此象以辨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孔子曰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禮者所以一民志於德者也蓋民之心志同得此理然情蕩而性鑿故有不定若上下之禮既辨則禮有以制其心而人心之本體以復無將迎而動静皆定矣故正萬民之道莫大於禮有君民之任者所當深念焉

蠱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臣若水通曰此蠱卦大象之詞艮為山巽為風蠱上艮下巽故為山下有風之象山下有風山之木以風

而摧故其象爲蠱也君子體蠱之象而治天下之蠱者當振民以育其德也蓋德者人所同得之理也人惟不知修德而風俗弊壞此蠱之極也治蠱之道無他鼓舞作興使人皆察識其德性之真而復其本然者而已耳天下皆知修德風俗美而至治臻矣蠱之元亨其以此歟

噬嗑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臣若水通曰此噬嗑卦大象之詞也嗑者合也噬者

嚙也上初皆剛爻中三柔爻其間又有九四一剛爻梗於其中必噬嚙之然後可合故為噬嗑欲噬嗑之者必在於刑法以去其梗化之人然非明威則無以用其刑法也雷取其威電取其明雷者震也電者離也上離明下震威而後可以用刑法而噬嗑矣夫法者垂世立教之典也明罰以勑之者懼其法之易墮也蓋法不立則任情以遂其私罰不明則玩法而不知守故約之以法而歸於道懲之以罰而振其法使

人皆知循法而行則罰不必用也罰也者待夫犯法者之奸惡也民無有犯則正矣先王正民之道豈有加於此哉

繫辭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臣若水通曰威謂刑罰也校木械也趾足也屨校滅趾者以木械屨之於趾而傷其趾也仁義人之本心

也不仁不義其可恥而畏甚矣小人無惻隱羞惡之心故不恥不畏則無所用恥無復可畏矣然趨利避害小人本心之明也故苟為仁義而利焉則勸矣苟為不仁義而威焉則懲矣上之於民豈能盡以利導之哉必初九為用刑之始加於民者故屨之以校而滅其趾薄刑於下將以禁於為惡之初是小有所懲使民大有所畏而不為不善則有處仁遷義之機矣其為福孰大於是傳曰君子以義正萬民其刑法之

謂乎

書商書盤庚永敬大恤無胥絶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於乃心

臣若水通曰此盤庚告廒民之言也恤憂也絶遠不相聯屬也猷圖也相從相與也設立也言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念者無相絶遠而上下之心志不相聯屬然後可也汝當分君之所圖而共圖之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然必各存中正之心而後可以分猷念

以相從不然則心不中正各執己見之偏安能從人
乎

周書洪範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
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

臣若水通曰此洪範皇極之疇也皇君也建立也極
者至極之義無過不及之名即天理是也言人君當
體天理之純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
之為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

之為夫婦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為兄弟者於此取則焉則極建矣然此極乃人之福詩所謂自求多福也人君集之於身則為己福用敷極於民則為錫民以福當時之民亦皆觀感而化於親義序別信之理與君保守其極而不敢失墜也夫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無非一心之感應爾仰惟皇上居皇極之位當日臻聖學以純其心以盡天理人倫之至極立而天下化之所謂君正莫不正

矣

君陳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命君陳治洛之言也若順也政者紀綱法度訓者命令教誡言殷民有不順汝之政不化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必當刑乃可以為戒所謂刑一人而千萬人懼也必如此而刑則可以止刑矣然後可以刑之也夫情偽微曖天下至難辨者莫刑獄若也非秉至公至明之心者其孰能

與於此

畢命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臣若水通曰此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之言也有升降猶言有隆有污也世道有隆污人事氣運之變遷也政由俗革因世道之隆污而為吾紀綱法度之施也如周公之時殷民方洶洶不靖不得不尚嚴以謹毖之至君陳時民漸式化不得不用寬和是也畢公之時已非周公君陳之時蓋殷民有化而為善者矣

善之可也不善厥善民將何所勸乎夫有善不賞有惡不罰雖堯舜不能以治天下豈惟殷民然哉人君欲正天下之民者必致慎乎賞罰之際可焉

詩國風鳲鳩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臣若水通曰此詩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而儀足以正四國也言鳲鳩之在桑其子則在棘矣善人君子其儀則不忒而可以正四國矣蓋人君者四國之

所取正者也故欲正四國之民者在不忒其儀也大學引此詩而言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人君欲正萬民在先正其倫理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而儀法立焉所謂其儀不忒矣由是四國之民得於觀感而興起者莫不一出於正而罔有邪慝之風焉故君子正己而物正書曰表正萬邦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此意也後之為人上者徒欲正民不先正己而人倫之間慚德多矣顧乃欲以聲音笑

貌矯民於正是謂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曰欲正萬民在正儀表欲正儀表在正一心以為正天下之大本焉

春秋莊公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臣若水通曰書肆大眚譏失刑也肆者縱也大眚者大罪也夫刑罰之設所以禁奸懲惡使人易避而難犯也書曰眚災肆赦蓋謂過誤者爾若大罪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刑戾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吕刑

有五刑五罰之赦以其有疑也大眚果有疑乎周官有三宥三赦之法以其有故也大眚果有故乎無疑無故肆為輕貸之典則惡不懲而善不勸將何以正民乎

禮記王制曰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

臣若水通曰詩之所咏民風寓焉中正則其風美矣淫蕩則其俗惡矣故以是觀民風也物賈之貴賤係

民之好惡好質則用物貴矣好侈則玩物貴矣故以是觀民情也以二者而觀之志淫蕩則其好必辟矣是故觀詩觀賈而其俗可知也知其俗而其教可立也

王制曰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臣若水通曰此先王巡狩之典所以大一統於天下者也時謂春夏秋冬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律謂十二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仲

呂林鍾太呂夾鍾南呂應鍾是也禮者五禮樂者六樂制度者權衡丈尺之類衣服者上衣下裳之制也葢禮制不定則風俗不同風俗不同則道德不一而民志且不定矣今之天下一統而民風土俗或有因地而異者矣觀風之臣所以代天子巡狩布王化而一之也其亦有能以耳目之見聞而達之宸聰者乎

內則曰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

臣若水通曰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德也者固

兆民之所自有也而曰后王命冢宰以降之何也葢百姓日用而不知其裁成輔相固有待夫君相之教矣是上帝之降衷降於有生之始也后宰之降德降於有生之後也君相也上帝也固民性之所以正也坊記子曰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臣若水通曰禮者分而已矣夫富貴貧賤匪分以定

之大亂之道也是故聖王為之井田以養其生為之服采以章其等為之黨庠序校以養其德夫然故富焉而有制貧焉而有資分定而弗約弗驕弗盜以亂也夏商周運祚靈長者豈不由於此哉嗚呼自井田一壞而亂源始啓矣故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其不驕而亂則約而盜爾烏望其民德之正哉坊記曰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

以坊欲

臣若水通曰聖王之坊民也至矣故化之不足則以禮坊之所以制其心也禮之不足則以法坊之所以禁其奸也法之不足則以命坊之所以安其義也是故三坊立而民俗正矣

周禮天官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浹日而歛之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天官之職也周以建子為正正

月則子月也子月一陽生於地中氣始溫和歲功將興而王法之所當行矣於是頒布六典以下之事於天下然布之以言不若示之以象尤為著明易曉也故又以治法畫之為象懸於雉門之兩觀以示夫民必至一旬乃已吁此民之所以易於治也既頒之以典則而又示之於象魏則民德其有不正民俗其有不正乎

地官州長各掌其州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

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

臣若水通曰州長所掌教治政令之法即所謂三物八刑之屬也讀法讀此而已夫一州必有才德兼備之士即所謂德行道藝者也因有以考而勸之所以作興之也一州未必無不率教化之人即所謂過惡者也因有以糾而戒之以禁屬其餘以至春祈秋報

歲時之祭祀則以此時不惟令之以讀法又令之以習射使其容體比於禮節奏比於樂以養其正而禁其邪也先王正萬民之道可謂至矣備矣

夏官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臣若水通曰此夏官之政也訓方氏夏官之屬掌訓正萬民者也道四方之政事者道其善政於民也上下之志君臣之善念也四方之傳道傳說往古之善

事者也一歲之始布為教言既訓以所道又訓以所誦則四方之民所聞無非正言所見無非正道矣又於新物之出陳而觀之以察其民之好惡即王制之命市納賈以觀民之好惡志淫好辟者也夫然則所以正民情正民志正民風俗之道莫備於是矣為人君者可以不法乎

周禮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

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臣若水通曰使之者何各立其長而敎令使之也相保者保其不爲非也相受者宅舍容其寄託也相葬者助益喪禮也相救者救恤凶禍也相賙者給足其禮物也相賓者賓興其賢者也自比至鄉其人漸多故其責漸大各從其重者言之以互見爾其實比閭族黨州鄉每處數者兼備非謂比則保而不受閭則受而不保也是故比閭族黨州鄉之法行而萬民各

得其正矣

論語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臣若水通曰孔子此章之言欲為治者知化民之本不可徒恃其末也齊一也格至也蓋德與禮乃所謂本德禮皆天理也自其得於心而言則謂之德自其見於事理而言則謂之禮人心同有此理特蔽於欲溺於習而為不善爾為人上者能以人治人德以正其心禮以正其行因其所同然者而感觸之良心未

有不勃然而興起者感化之效至於恥其不善而且有以至於善去不善以至於善則民皆歸於正矣

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臣若水通曰孟子此章言正民之道在於自正其道也君子不求於邪道之息而求於正道之興爾經常也君子但明乎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五者之常道使之復大明於世則庶

民同此心同此理者皆勃然興起其同然者矣如此則邪僻不善之説自不能容夫邪正之不容並立者也世衰道微邪説並起以為吾道害要之大經之不正故也歐陽脩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意亦如此如今之世異端末學足以妨道者豈少哉司世道者尚求端本澄源之道焉

國語周語祭公謀父曰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脩之使

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臣若水通曰茂勉也阜大也大其財求不障壅也鄉方也示之以好惡鄉方也文禮法也保守也滋益也書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謀父之言蓋本諸此乎夫民衣食不足則禮義不興故利用阜財所以厚生而正其德也夫然後民知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也為萬民之主者可不求諸

魯語曹劌曰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

年四王一相朝也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其閒無由荒怠

臣若水通曰王謂來王事天子也歲聘以脩業間朝以講禮五年之間四聘於王國將朝天子先相朝也終畢也謂朝畢則習禮於會以正爵次序尊卑之義其間朝會之間也夫先王之治天下也必立禮以正之羣牧師長講會以訓帥之所以正民也是故朝會之典各有常期故天子郊則諸侯會焉諸侯祀則卿

大夫佐馬講會以正班爵訓道以制財用故怠荒之心無自而生也為國以禮豈虛語哉

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曰昔聖人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

臣若水通曰墝确為瘠瘠土利薄又勞而用之使不淫逸不淫逸則向義故長王天下也沃肥美也不材

器能者少也善心生故向義也夫善惡之幾思與忘而已矣故天之欲成是人也使之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思而已爾故能嚮義而知方焉公父文伯之母斯言誠萬世治民之良法也君天下者其可不求諸

晉語管敬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

從中也

臣若水通曰敬仲夷吾字疾病也懷心也從心所思如水流行民之下行也見懷思威者見可懷則思可畏民之中行也能畏上乃能威下能威民故在人上也弗畏有刑者不畏威則有刑罪也去威遠言徒知可懷而不知思威故相去之遠為下也辟罪也弗畏有刑故曰罪也高不在上下欲避罪故曰從中也夫聖人之治萬民也仁以育之義以正之故德以化之

其仁乎刑以威之其義乎是故使民畏其刑而慕其德禁其欲心而動其畏敬民不縱欲則不溺於懐民知敬義則必知畏矣管敬仲謂民之上者必畏威民之下者必從懐至於其中則見懐思威也君子之居民上可不觀民以自考耶

晉語范文子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内和而外威

臣若水通曰刑其民謂以刑正其民成平也天地生

萬物而成之以秋聖人正萬民而治之以刑故武也者刑之大者也苟內治不平豈能振武於外故聖人必明刑弼教於其國然後國無不和外無不威而武斯振矣治天下者當以正民為先

齊語管子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

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以旦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何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莫從

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耞芟及寒擊菒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

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

臣若水通曰萃集州聚也物事也權平也賴贏也槍椿也芟大鎌也所以芟草也監視也資財也視其貴賤有無也背曰負肩曰擔荷揭也襏襫蓑薜衣也茅或作萌萌竹萌之皮所以為笠也暱近也夫先王之處民也士農工商各有其地所以專其業也地壹則

事專事專則業專業專則志定矣民志定則天下治矣齊桓師管子之言猶足以成霸圖況明君聖主本之以誠而化之以道者乎

格物通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五十六至八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録監生臣陳昌敬

謄録監生臣羅允文

格物通卷五十六

正萬民下

明 湛若水 撰

漢高帝元年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爾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爾乃使人與秦吏

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惟恐沛公不為秦王

臣若水通曰秦之所以得罪於天下者暴虐之政使民無所措手足爾高祖入關之初而遂除秦苛法約法三章其庶幾仁以育之義以正之者矣此漢之所以興乎史氏揭而書之蓋其仁義之舉雖未足以追配湯武亦庶幾秋殺之中而寓春生之仁乎

漢文帝六年冬十月梁太傅賈誼上疏其畧曰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矣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

臣若水通曰先正有言風俗者起於上而成於下者

也故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秦因商君以其慘刻之心務功利之政風俗薄惡至文帝之世其俗尚在宜乎有更化善治之君也記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本則在於君相而已有天下者當正其所好尚好尚正而民心正民心正而天下之風俗正矣

漢光武建武十四年秋大中大夫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

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之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經曰爰制百姓於刑之衷自高祖至於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法不衷愚民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

臣若水通曰仁育義正古昔聖王所以治民之要道也故天之道非春不生非秋不成故有肅殺所以成

其生長之功也元哀二帝法弛而輕縱是失其所以正萬民之道矣及民易犯刑罰何以異設水於前而使之易玩而溺之死也哉梁統之論救正其弊光武不能嘉納其言而用之此東漢之治所以不能追三代之隆也然則光武其亦中才之主也哉

漢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詔舉獨行之士涿郡舉崔寔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山陽仲長

統見其書歎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側

臣若水通曰子產惠人也亦鑄刑書水火之喻切矣崔寔立政論於漢粱肉藥石之喻得救時正民之道君子有取焉孟子曰以生道殺民其此之謂乎然則人主盍亦酌剛柔之中哉

魏無鄉黨之法唯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為一戶內秘書令李冲上言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彊謹者為之鄰長復一

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載無過則升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大率十匹為公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民年八十已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癃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書奏詔百官通議甲戌初立黨里鄰三長定民戶籍民始皆愁苦豪彊者尤不願既而課調省費十餘倍上下安之

臣若水通曰三長既立萬民表正上有經費下無侵

害壯有復夫窮有迭養而民俗厚矣李冲之言豈非
經國要務哉
隋文帝開皇九年二月丙申制五百家為鄉置鄉正一
人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
臣若水通曰鄉正里長即古鄉大夫里宰之遺意也
然以正以長為名豈非欲其以公正之德而長之教
之親睦戒之刑法以同歸於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之
化哉後世失其意而徒以追租之隳突獄訟之交攻

為務豈立正長之法固如是哉

唐高祖武德七年春正月依周齊舊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掌知州内人物品量望第以本州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

臣若水通曰古者閭胥書其德族師書其行則民不敢為惡而勉於為善大中正之設雖自唐而用之品量人物則亦古之遺意也夫以中正為名必其人果足以當之可也不然不中不正未有不以賢為不肖

以不肖為賢者矣故以中正而察人則易而得其中正之人則難得其人則足以中人之不中正人之不正矣

賈誼新書曰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

臣若水通曰書曰刑期於無刑民協于中又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禮義刑罰皆所以正萬民而不可偏廢者也苟禮義不施而惟刑罰之滋焉袛見民未正而天下之亂成矣今夫天道之大也四時之運也徒以秋殺而無春生之仁則萬物其不澌盡而磨滅者幾希矣故為君者德刑兼濟仁義並行陽舒陰慘體天之道夫然後中和致而天地之祥應矣

劉向說苑曰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

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臣若水通曰天地之化獨陰不生獨陽不成程頤曰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由是言之文武並用人君中正之道也君天下者可不知所審哉

劉向曰百方之事萬變蜂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好浮游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為飄疾從此觀之天下不

可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臣若水通曰天下民心之不正者風俗之不同也風俗之不同者道德之不一也百方之事雖有萬變所不能變者此心此德耳聖君臨御於上而所以一天下者皆本之身心之正焉則風行草偃自不容已者矣是故人君之正萬民盍求所以一之者哉

劉向曰禹出見罪人下車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

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之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臣若水通曰宇宙之內一心爾堯舜此心也堯舜之民亦此心也禹此心也禹之民亦此心也故禹之民之心得其正即堯舜之民之心堯舜之民之心得其正即堯舜之心堯舜之民以堯舜之心為心者以得其同然者非謂本無是而求於堯舜也禹之民各自以為心是失其所同然者耳仰惟皇上秉堯舜禹之

資其心即堯舜禹之心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今之百姓之心者獨非堯舜之民之心乎顧躬行以率之者何如爾詩曰天之牖民如塤如篪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言致同也開聰明擴良知是已蓋凡民自有之矣開之擴之如呼夢者而使寤喚醉者而使醒我但能覺之而已非外與之以寤與醒也顧不易哉苟體認擴充大禹泣罪之心則皇上之心即堯舜禹之心而今天下之民亦莫不以皇

上之心為心矣孰謂唐虞三代之治不可復見也

周敦頤通書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隂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臣若水通曰夫民非仁不育非義不正育之也者生之也正之也者成之也茍生矣而不正之以義則欲

動情勝相攻賊滅不可得而成矣奚其正故仁育義正而後君道成春生秋殺而後天德成闕一則偏廢匪順匪化何以成聖人天地之神哉故君民之道在仁義並行矣

程顥曰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鬭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搆善為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鬭訟可息矣

臣若水通曰明刑所以期於無刑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息訟之道也明道勿聽之說蓋一時救弊之言爾何則君子之為政也端本尚矣乃若訟生於前茍無說以開明之則亦迷而不悟而已何以動其自責自咎之念哉臣故曰一時救弊之言為不端本者設也

邵雍曰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

來矣

臣若水通曰上者下之倡也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下民之邪正在上所以感之者何如爾然則後之人君世主欲正天下之民者可不正其好惡以端其本哉經曰表正萬邦是在君身而已矣

蔡沈洪範内篇曰制人爲九行

臣若水通曰制别也九行謂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

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也九行人所固有皆一理也聖人别而制之所以示人以德行之實也正民之道豈有外於此哉

國朝吳元年皇祖命中書省定官房舍服色等第諭廷臣曰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辨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即有衣錦繡綺縠操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相承流於奢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失政中書以其

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各有所守以正名分

臣若水通曰正民之道莫先於正名分正名分莫先於定服器前元以失其政是以名分不正風俗不美奢侈相承貴賤無等閭里之民服食宮室與公卿無異僭禮敗度莫此為甚矣我皇祖明大義於天下頓革舊習乃命中書定服舍器用之制明立禁條以正名分使萬民歸正還古帝王之道昔武王滅商乃反

商政政由舊我皇祖之謂乎

洪武元年聖祖為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條頒行天下制曰惟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於先律以齊之於後古者律令至簡後世漸以煩多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人既難知是啓吏之奸而陷民於法朕甚憫之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書曰刑期于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蹈於律刑措之效亦不難致茲

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意

臣若水通曰此聖祖頒律令於天下諭民之詔也書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故律令行則民德協中而無不正矣我太祖之臨御臣庶必先立律令以正之其義之盡而仁之至矣

國朝太祖作為條訓以示子孫有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歷涉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使人知所警懼

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
君所常用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
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敢有請用此刑者犯人凌遲全
家處死

臣若水通曰呂刑曰刑罰世輕世重故刑亂國用重
典刑平國用中典此聖祖承前元之亂既以法外加
刑於奸頑之人矣其所謂用重典者乎至是復戒子
孫止守律與大誥而禁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其所

謂用中典者乎世輕世重與時宜之得先王制百姓于刑之中之道矣正民之義何以加此雖然世平法玩久則委靡人尚姑息法就廢弛如久病之人氣息奄奄隨世輕重當思所以振作之術乎此又惟聖祖言外之意也

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乙丑上御謹身殿翰林院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

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

三吾悚服稽首而退

臣若水通曰正民之道中而已矣剛柔強弱中焉而已矣所以能中者心而已矣三吾所謂德化於南威制於北不知民心中正之理矣皇祖諭以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其真識本心而得帝王心學之傳者乎人

君苟明諸心而得中正之理則至中有以救天下之邪至正足以一天下之動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强弗友剛克爕友柔克可以持三德之用正萬民之偏矣

大明令庶民男女衣服並不得僭用錦繡許用紵絲綾羅紬絹素紗金首飾一件金耳環一對餘止用銀翠帽頂帽珠並不得用金玉珊瑚琥珀靴不得製造花樣金線粧飾

臣若水通曰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

志夫民志之不定以名分之不明名分之不明以僭
侈之無禁古之時農工商賈各勤其事而所享有限
故皆有定志而上下之分明矣後世僭侈之風日盛
庶民服用上擬王公名分之不明莫此為甚我聖祖
著為此令其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者不在是哉
教民榜凡民間户婚田土鬬毆相爭一切小事不許輒
便告官須經里老理斷違者不問虛實杖六十仍發里
老理斷若民自能含忍不願告訴者不許里老風聞尋

趂勾引生事違者亦杖六十有贓重論

臣若水通曰民生有欲不能無爭爭者小則小理之在里老則情易得而悔易生禁生事則其萌易除而其燄易熄一朝之忿至於亡身及親者可免矣萬民之正有不由於此哉

教民榜里老不但與民果決是非務要勸民為善其本鄉本里人民務要見丁着業出入互相周知違者論罪

教民榜本鄉本里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及一善可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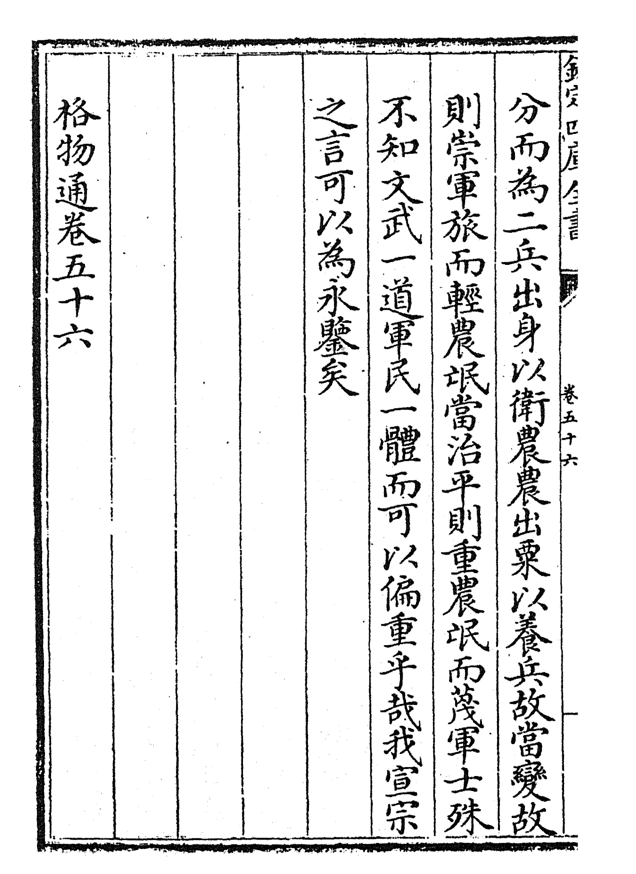
者以實跡申奏有司不舉者罪之其無籍刁頑挾制官
府者嚴加懲治其强刼盜賊逃軍逃囚及生事惡人里
老即須會多人擒拏送官違者治罪
臣若水通曰鼓舞萬民之術勸懲舉措而已矣一鄉
之人善惡必不能逭其情也故責之以勸戒於前舉
措於後而賞罰行焉則民德歸正矣
教民榜鄉里人民住居相近父祖以來非親即識其年
老者或父祖輩行或伯叔輩行年幼子弟皆須敬讓敢

有輕薄不循教者許里老量情責罰若年老者不以禮導生事羅織亦治以罪務要鄰里和睦長幼相愛如此自無爭訟安享太平

臣若水通曰史臣贊堯之治化而曰協和萬邦誠使長幼有序老少相得其為協和何如也然堯必先明峻德公孫弘曰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蓋必有以本之也其明德和德之學動民之道伏惟聖明留神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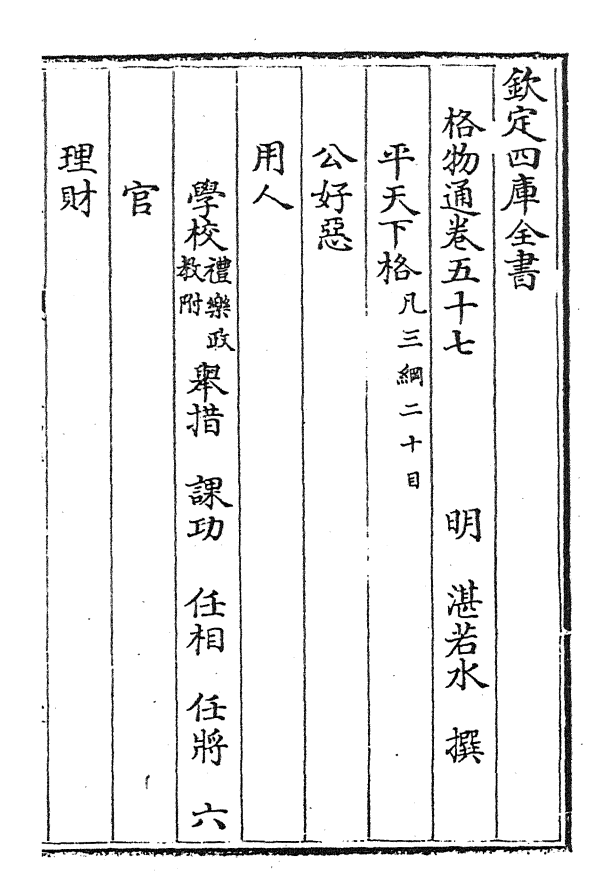
宣德二年七月上御奉天門諭兵部尚書張本等曰近來民有訴妄解充軍者此乃有司之過彼意蓋謂朝廷所重在軍不知民乃國家根本夫朝廷於軍民正如舟車任載不可偏有輕重今後卿等須令有司審實軍則為軍民則為民毋致妄冒違者必罪不恕

臣若水通曰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兵出於農有事從司馬而閱之以擊刺征伐之方無事從司徒而訓之以事君親上之道何有軍民之分降及後世兵農



分而為二兵出身以衛農農出粟以養兵故當變故則崇軍旅而輕農氓當治平則重農氓而蔑軍士殊不知文武一道軍民一體而可以偏重乎哉我宣宗之言可以為永鑒矣

格物通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五十七

明 湛若水 撰

平天下格 凡三綱二十目

公好惡

用人

學校 禮樂政教附 舉措 課功 任相 任將 六官

理財

脩虞衡（附貢賦）　抑浮末（禁淫巧奢侈附）　飭百工　屯田（授間田水利附）

馬政　轉運　勸課　禁奪時　省國費（冗官冗兵冗役之類）

慎賞賜　蠲租　薄斂　恤窮　賑濟

臣若水通曰平天下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於平天下焉而至之也至其應天下之理也故大學平天下章以絜矩以好惡以忠信以仁義言之

無非吾心應天下之理也是故公好惡焉其要矣其用人焉則學校也舉措也課功也任相也任將也六官也其理財焉則脩虞衡貢賦也抑浮末也飭百工也屯田水利也馬政也轉運也勸課也禁奪時也省國費也慎賞賜也蠲租也薄歛也恤窮也賑濟也皆天下之事理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心平天下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已則格物之功廡乎於平天下而盡之矣

公好惡

詩大雅假樂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臣若水通曰此詩人頌王者之子孫其適為天子者公以任賢也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羣匹謂衆賢也言頌王者有威儀聲譽之美秉其好善惡惡是是非非之公心無私怨私惡以任衆賢是能受無窮之福為四方之綱矣夫好賢而惡不肖人之本心

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百志惟熙者能之若夫本心不明以異同為好惡則賢者必以忠直而見怨惡怨惡之私生於中人之有技娼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矣故唯仁人能好人能惡人無怨惡之私故能率用羣賢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用賢致治而受安富尊榮之福於無窮而為四方之綱矣君者朝廷之綱朝廷者天下之綱綱舉而萬目張故天下治矣夫以四方之

綱無疆之福人才之盛由於一念好惡之公如此可不謹乎成湯之立賢無方武王之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宣王之任賢使能是皆本於好惡之公而卒獲其應者也伏惟聖明以古聖賢為法存公正之心以為用賢受福之本則休明之治自臻矣斯世斯民何其幸耶

大雅洞酌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臣若水通曰此詩召康公戒成王而作也泂遠也行潦流潦也餴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也饎酒食也豈弟樂易也君子指王也言遠酌彼行潦之水挹之於彼注之於此而澄渟之則濁者以清猶可以烝米而爲酒食矣況此豈弟之君子能以民心而爲己心凡有所好也好民之所好而好以天下凡有所惡也惡民之所惡而惡以天下則好惡通乎民心而一毫己私不以與乎其間矣是以民之仰之戴之者

尊之如父而有父之尊親之如母而有母之親自固結而不可解自眷戀而不忍離矣豈不謂民之父母乎是則民之尊親之至者非私之也以君子好惡之公有以動之一天理之自然者也則夫有天下者烏可橫之以私作好作惡而不以天下之心為心邪

春秋昭公十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臣若水通曰左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别種也鼓人或請以城叛而降晉荀吳不肯受左

右曰師徒不致勤勞而可坐得一城何故不為荀吳曰我聞諸叔向好惡無有過差使民曉然知其好惡之所在則事無不濟也或以吾城叛而歸敵吾所甚惡也令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可惡者則於甚可好者將何處之若受其叛而不推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吾力所能則進而取之力所不能則退而舍之量力而行之不可欲急得城而近奸邪之人所喪失滋多矣乃使鼓人殺其叛人而繕脩守備臣謂

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好惡之公也好惡之公實自正其心始心正則誠矣誠則明明則知千萬人之好惡即一已之好惡誠則公公則以一已之好惡而為千萬人之好惡也荀吳却鼓城之叛而自其已之好惡推之廣幾近於道乎惜乎未能擴充之以成王佐之才也歟

禮記坊記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

臣若水通曰書稱清問下民謀及庶人所以廣聰明也蓋天下之道理無窮而一人之聰明有限故政教之施必參酌乎庶人之言而後盡善盡美也如是則能合人情而宜土俗其行之也無弊其利之也無窮下民之悅之真若天之膏澤之降施於上矣苟惟任一已之私好民之所惡惡民之所好則拂人之性矣故謂之犯上旣犯則下亂膏澤不下於民而下民不天上之所施矣豈不背叛而為亂哉或曰九重深邃

民言何自而達君亦何自而酌之也曰詢之左右詢之羣臣詢之庶民而又命使以觀風問俗於天下民之利病莫遁其情君則酌其至公至當者而施之則民雖未言君固已逆探其欲言者而播之雖不中不遠矣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惟聖明留意焉

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

臣若水通曰好惡者不必行勸懲於天下而天下從違而趨避之者也蓋天下之民同此心也同此情也則亦同此好惡也上感而下應蓋有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者矣

緇衣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二

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

臣若水通曰章明也所謂明明揚側陋也癉病也所謂維王之卬也善者明而揚之為士為大夫為公卿

所謂五服五章是也惡者病而去之移之郊遂迸之四夷所謂除惡務本是也夫公好惡者則民化之亦好其所好而惡其所惡矣治天下之要何以外於此哉

論語子曰唯仁人能好人能惡人

臣若水通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也但有一毫私意以雜乎其間斯有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者矣故好惡得正唯仁者能之蓋仁者之心渾然

天理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故因人之善而好之好非以己而無有作好也因人之惡而惡之惡必以物而無有作惡也何有於親愛賤惡之辟哉雖然常人之好惡所係猶小也若夫人君之情有所好惡則或為刑賞或為用舍或為予奪或為黜陟或為生殺一失其正將拂人之性而使天下蒙其禍且不免於逮身之菑矣可不慎歟

孟子曰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

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於雪宫告齊宣王之言也因宣王有賢者亦有此樂之問故告之以此言君民一體上下一心為人君者能以民心為已之心如飽煖安逸民之樂也君則見民之樂猶已之樂而懽欣之情有所不能已焉民則曰君之樂吾樂也是愉悅之情同我矣吾胡為而不樂君之愉悅乎饑寒勞困民之憂也君則見民之憂猶已之憂而痛悼之情自有所

不能已焉民則曰君之憂吾憂也是哀怛之情同我矣吾胡為而不憂君之哀怛乎夫樂民樂而民樂之是以一己之樂為天下之樂非私樂矣憂民憂而民憂之是以一人之憂為天下之憂非私憂矣夫得民之情是得民心也得民心是得民也如是而不王於天下者寧有是理哉齊王以雪宮為樂是樂以一己之私矣孟子以是告之所以擴天理遏人欲而引之當道志於仁也足為萬世人君審好惡之法矣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宫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答門人萬章之言以見大舜憂喜好惡純乎天理之公也萬章以所聞父母與象害

舜之事而舜則見而喜之之情為問言舜父頑母嚚象傲日以殺舜為事故使之治粟廩去其梯而焚之又使之掘井舜從旁空而出父母不知又從而以土揜井象言謀揜蓋殺舜於井中者皆我功故牛羊倉廩皆與父母干戈琴弤皆當與我二嫂舜之二妃當治我棲乃往舜宮而舜已在牀鼓琴矣象乃言我思兄之切鬱陶而氣不得伸故來見爾象此時蓋有忸怩慙愧之色舜乃言曰我有臣庶之衆汝其治之萬

章既述此言而問以為舜果不知象之將殺已故喜之如此歟孟子告之以為舜豈有不知象之殺已但舜大聖人也天理之全人倫之至常知有弟之親而不知有象之惡故於象有謨蓋之憂則憂之情亦與象同曰吾何以使弟至此也於象有鬱陶之喜則喜之情亦與象同幸得以遂天倫之樂也一憂一喜皆在象而舜無與焉其好惡一天理之公也人君於人倫物理之際可不以此體認於心乎

國語周語王孫説曰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其喜怒取予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寛惠亦不主猛毅主德義而已

臣若水通曰説周大夫賞得其人罰當其罪是為德義夫取予施舍喜怒君之大柄也不擬議以求公正之歸何以執大柄以示好惡之則於人乎為人君者可不取説之言執大柄以御天下哉

晉語史蘇曰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常

臣若水通曰史蘇晉大夫占卜之史也好者好之惡者惡之樂則説之安則居之得好惡之正故能有常而不變夫君子平其心以和其情故好惡安樂不違乎天天也者常久不變之道也覩獻公之於申生好惡安樂拂人之情戾天之常甚矣君子是以知其難作也為人君者可不鑒乎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散騎常侍賀琛啓陳四事其三以為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但斗

筲之人既得伏奏帷扆便欲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心存明恕惟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以深刻為能以繩逐為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長弊增姦寔由於此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儌倖之患矣

臣若水通曰此賀琛陳說於梁武帝之言也吹毛以求其疵擘肌以分其理言其苛刻繩逐者繩糾其過失而斥逐之也夫好惡之公私在邪正而已爾故公

平之政行則好惡公讒慝之說行則好惡不公矣賀琛之言亦救時之弊也然人君好惡之公在正其心而已心正則孰為公平孰為讒慝孰為邪孰為正而趨舍之歸自定矣

唐太宗貞觀五年十二月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臣若水通曰喜怒情也賞罰政也政生於情也太宗

既責臣下之陳諫於君又責以受諫於人可謂能絜矩矣然情生於性性生於心心性者政事之根本也太宗誠知養其心性而臣下之所以輔導者胥不外是則發之而為情達之而為政無弗善也惜乎君以納諫名臣以直諫顯徒事其末而不深探其本故諫愈多而過愈著其不足以望先王之治有由然矣故君臣相與以有成須於本原求之記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信夫

貞觀十年十二月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爾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事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臣若水通曰寶藏恒情之所好也而不好焉專利之臣恒情所不惡也而能惡焉輕百萬之緡而重賢才

之士太宗之好惡可謂得其正矣然而一事如此而他事或有不然者豈非體認天理之功未知而本原之學未之講邪

貞觀十七年四月以楊師道為吏部尚書初長廣公主適趙慈景生節慈景死更適師道師道與長孫無忌等共鞫承乾獄陰為趙節地道由是獲譴上至公主所公主以首擊地泣謝子罪上亦拜泣曰賞不避仇讐罰不阿親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違也

臣若水通曰太宗謂賞不避仇讐罰不阿親戚此公天下之好惡割骨肉之私愛而公主之請不行所以能成貞觀之治也凡為天下國家者於好惡不可以不慎焉

貞觀二十一年上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多疾勝已者朕見人之善若已有之人之才有能有不能朕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人主往往見賢則欲寘諸懷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

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四夷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臣若水通曰不疾勝已不没人長敬其賢矜其不肖不惡正直兼愛四夷太宗之好惡可謂公矣所以成莫大之功而為唐配天之主也後之人君尚取法之哉

宋徽宗崇寧二年九月令州縣立黨人碑蔡京又自書姦黨為大碑頒於郡縣令監司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内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臣若水通曰人之生也直好惡之公出於性生者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蔡京以才

智自雄黨碑之立是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矣
反不若一石工之明者何哉蓋由安石學術之辟故
好惡之僻塗天下之耳目蔽天下之聰明故京迷而
不自知也夫豈其智弗若歟其術使之然也若安石
者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者邪或曰京狐媚也豈
足以人道齒之後之人主見如此之人尚謹所好惡
焉
元仁宗延祐七年四月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

曰朕登大位不聞卿等進賢而為人獻帶是以利誘朕也其還之

臣若水通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此好惡之公也仁宗不愛七寶帶之獻而責近臣以無賢人之進其庶幾近是乎甚矣近臣之難御也狎之則玩其威忽之則投其好故夫明王聖主正身脩德防漸謹微必自貴近始使之窺見其隙鮮有不以利誘其君者矣周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其仁宗之謂與雖

然君人者無乾健離明之德其不為奸臣之所入者幾希矣

國朝憲綱風憲存心須用明白正大不可任一已之私昧衆人之公凡考察官吏廉貪賢否必於民間廣詢密訪務循公論以協衆情毋得偏聽及輒憑里老吏胥人等之言顛倒是非亦毋得捜求細事羅織人過使奸人得志善人遭屈

又曰所至之處博采諸司官吏行止廉勤公謹者禮待

之薦舉之汙濫奸佞者戒飭之糾劾之勸懲得體人自敬服大抵心正無私則事公當

臣若水通曰大禹謨曰稽于衆舍己從人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故小民至愚而神是非善惡靡不明且公也皇祖以舉措命憲臣而必使之循公論以協輿情人自敬服蓋我是非之心即人是非之心也至於一則曰存心明白正大二則曰心正無私真可謂知好惡之本哉

憲綱原設旌善亭申明亭但有損壞行屬脩理接示姓名行實使善惡知所懲勸

臣若水通曰書云爾惟風下民惟草孔子之告康子亦此意也是故為之旌善為之申明為之榜示行實則好惡明而民之趨善避惡也易易爾昔成湯播告之脩不匿厥指豈非豫示好惡於民哉夫明示好惡者在君申好惡之實而達之於民者在有司矣

格物通卷五十七

之薦舉之汙濫奸佞者戒飭之糾劾之勸懲得體人自敬服大抵心正無私則事公當

臣若水通曰大禹謨曰稽于衆舍己從人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故小民至愚而神是非善惡靡不明且公也皇祖以舉措命憲臣而必使之循公論以協輿情人自敬服蓋我是非之心即人是非之心也至於一則曰存心明白正大二則曰心正無私真可謂知好惡之本哉

憲綱原設旌善亭申明亭但有損壞行屬脩理揭示姓名行實使善惡知所懲勸

臣若水通曰書云爾惟風下民惟草孔子之告康子亦此意也是故為之旌善為之申明為之榜示行實則好惡明而民之趨善避惡也易易爾昔成湯播告之脩不匿厥指豈非豫示好惡於民哉夫明示好惡者在君申好惡之實而達之於民者在有司矣

格物通卷五十七